

商海弄潮

草绿了,花开了,水暖了,春天来了……

初春的乡间小路边,小草刚刚破土,冒出尖尖的嫩绿新芽;路边的枝头,也缀满了小小的绿色叶苞。我常常蹲在草丛边,静静待上许久,想看看小草是怎样生长的,却总也看不出有一丝动静。大人们说,植物都是在夜里悄悄生长的。我也曾傻乎乎地半夜爬起来观察,却依旧不见小草长高。可不过转眼工夫,大自然便已是一片翠绿。置身于这碧绿的海洋里,我满心都是欢喜,所有的忧伤、烦恼与不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时再轻松愉快地诵读课文,平日里觉得难背的篇章,很快就能记得滚瓜烂熟。

沐浴在春日的绿意里,身心都自在舒展,仿佛自己也伴着春风一同拔节生长。母亲总会笑着悄悄告诉我:你又长高了。

春天是繁花烂漫的季节。庭院里、山坡上、河岸边,都晕染成一片五彩斑斓的世界。小时候,我们最盼着桃花和李花,因为花落之后,便会结出桃子和李子,那是农家孩子最珍贵的乡土鲜果。乡间有谚语:“三月三下雨,桃树李树驮不起;三月三刮风,桃子李子一放空。”每到农历三月初三的夜晚,我们都满心期待着一夜风雨,好让花果满枝。家乡春日里最美的花,当属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尤其是《映山红》流传开来后,我们对家乡的映山红更添了一份特殊的情意。

花开最盛时,我们便结伴去天门观水库的汪家尖山路踏青、赏花、游玩,在花海

嬉闹,常常乐而忘返。那些年采回映山红,送给伙伴们时,她们脸上绽开的欢喜笑容,依旧深深留在童年浪漫的记忆里。盛开的油菜花,引来无数蜜蜂嗡嗡飞舞。晴朗的正午,懒洋洋地坐在屋檐晒着太阳,伴着蜜蜂的轻鸣渐渐困倦,在融融春光里坠入梦乡,梦里都是五彩斑斓的童年时光。

清明节前后采茶,是童年最快乐的劳作。周末,我们到大麦岭茶园采茶,能挣上几毛钱,一下子就成了小小的“有钱人”,可以自在地去书店看书、选书、买书。采茶归途,我们还会在路边的野茶树上摘些鲜叶带回家。夜里,母亲忙完所有家务,便开始手工制茶。她把砂锅擦洗干净,用温火慢慢烧热,再伸手在滚烫的锅里揉捻炒青,耐心地制作手工绿茶。母亲虽十分疲惫,甚至手掌烫起了血泡,脸上却始终挂着幸福又期盼的笑容。这温暖的画面,深深镌刻在我心底,成为我奋发前行的力量。

春日里打猪草,也是童年最快乐的事。劈水河畔的千亩水田,宛如一片小平原。春天的草籽田,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碧绿的绒毯。我们打着猪草,在草籽地里挖地皮菜,而嬉闹游戏才是真正的主角。大家唱歌、背诗、猜谜语、划拳,最热闹的

要数摔跤。男孩子们铆足了劲儿比拼,只为争一口气,没有章法,也不讲技巧,个个都像小勇士,谁也不肯服输。遇上力气相当的,往往斗得面红耳赤,摔上十几个回合也难分胜负。尖叫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响彻田野。结束时,按惯例要把最后一名用草籽擦遍全身,让人变成一身青绿,模样滑稽又羞涩,把春日里的嬉闹推向了高潮。

浪漫的春日,也藏着童年特别的收获。每到春雷阵阵、春雨淅沥、春水上涨时,鱼儿便顺着水流、伴着雷声逆流而上。河边、塘口、沟渠,甚至田埂边的小水沟里,都能看见鱼儿游弋。在河边长大的孩子,个个都是捕鱼好手。暴雨里,衣裳总归要被淋湿,天气不冷时,我们便光着身子下水捕鱼。看着家人吃上自己捕的鲜鱼,心里满是开心与成就感,仿佛真的长大了一般,生出几分少年的骄傲与自豪。

春风依旧,故园常在。那些散落在春光里的嬉笑、奔跑与守望,早已长成我心底最柔软的风景。岁月流转,童年远去,可每当春回大地,那漫山的绿意、满院的花香、母亲灯下的身影,便会轻轻泛起,温暖我往后的每一段旅程。

阿泰父母的书

曹杰庚(江苏)

时光流转,苏中溱潼镇上,阿泰的母亲渐渐老去。皱纹爬上她的脸颊,也刻在阿泰的心上。他不忍看母亲日渐苍老,可岁月匆匆,终究无情。

母亲的那本书也老了。泛黄的纸页,写着过往的故事,藏着母亲年轻的模样。这本书陪着她,从青丝走到白头。她说,每日子难熬时,便会翻开书页。读过之后,黑夜仿佛就过去了,那些艰难困苦,在字里行间化作星辰,照亮了艰难困苦的日子。

母亲的青春,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那段苦日子,她至今刻骨铭心。冬天里,手脚长满冻疮,钻进被窝后,奇痒难忍,常常彻夜难眠。在食不果腹、衣不蔽寒的岁月里,书成了她唯一的温暖与精神食粮。她颤抖着手翻动书页,一行行文字,如春日溪水缓缓流淌,似温饭菜慰藉人心。沉浸在书中,周遭的苦难便都淡了,冻疮的痒、腹中的饿仿佛都消失了,心里只剩如诗如画的快乐。

可书不能总伴在身边。有一次,母亲的书被人偷走了,她急得到处询问,四处找寻。旁人说,她着急的模样,像是丢了重金。可母亲却说,金银财宝,都比不上这本书。在那个饥寒的年代,她早已嗜书如命。书不见的那几天,她手上的冻疮更重了,饭也吃得更少,整日眼神空洞,像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外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再给她买一本。母亲却摇了摇头,她说,这本书如同知己,独一无二,她一定要找回来。

终于,在第四天,隔壁的二娃主动把书还了回来,连连道歉,说只是想借来看看,读完便会归还。母亲见他态度诚恳,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把书递给了他,轻声说:“你先看吧,这书对你有帮助。”二娃瞬间红了眼眶,泪水止不住地落下。后来他常说,原本怕挨骂强忍着泪,可听到这句话,心底的柔软被瞬间触动,热泪滚烫,温暖了往后岁岁年年。

母亲愿意把书借给二娃,因为她看

得出,二娃比自己更渴望书本。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恨小偷,因为小偷偷走幸福;可我喜欢二娃,他眼里对书的渴望,和我一模一样。爱书的人,终究不会是坏人。

后来,母亲与二娃走到了一起,再后来,便有了阿泰。两人在艰苦岁月里因书结缘,携手相伴,紧紧相握的手,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寒冬。年复一年,阿泰渐渐长大,眉眼像极了父亲,心中有爱,眼底有光,笔下有灵。溱潼镇上的人都说,阿泰是岁月赠予这对夫妻最温柔的礼物。

直到如今,母亲依然珍藏着那本书。她说,二娃先走了,可每次想他时翻开书,仿佛就能看见他的身影。那些藏在书里的时光,足够她一遍遍细细回忆。她悉心呵护着旧书,每月轻轻擦拭,不使它沾染半点尘埃。天气晴好时,便把书拿到屋外晾晒,晒着暖阳,闻着花香,看着孩童嬉闹。她说,二娃生前最爱晒太阳,晒着太阳读书,花香漫进心底,日子便悠然自得。

每每想起这些,母亲眼里总会泛起泪光,泪光中,全是二娃为她拭泪的温柔模样。她的泪,为岁月流,为旧书流,为二娃流,却从未为自己流过。

母亲常说,难熬的日子,等等总会过去。看看天,看看雨,等雨后天晴,一切都会好起来。实在撑不住,就去读书,书里的温度,能让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看见希望。这本书,她一看就是一辈子,始终牵挂在心,因为炽热的情意,也因为二娃。书丢了,一定要找回来;人走了,便永远放在心底。她曾在日记结尾这样写下。

几年后,阿泰与父母天人永隔。溱湖对岸,草从掩映中的两座荒冢,便是他日夜思念的父母。阿泰总在想,父母一定也在默默牵挂着地上的他。不然,这漫长孤寂,该如何忍受?每当这时,他的泪水便止不住落下,晕开母亲当年写下的字迹,如同流水,缓缓淌过父母一生的岁月。

潮声落在黄昏里

赖建宇(广东)

那次前往海边,纯粹是临时起意。

下午三点多,心中烦闷难安,我便登上了一辆开往海边的公交车。车内乘客不多,我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路旁的楼宇渐渐低矮,林木愈发葱郁。约莫一个多小时后,空气中弥漫开淡淡的咸腥气息,我知道,海边已然不远。

下车时,夕阳已然西斜。穿过一片木麻黄林,双脚踩在细碎的枯竹叶上,绵软地微微下陷,几乎不闻声响。走出林间,眼前豁然开阔——大海铺展在眼前,沙滩上留着几行脚印,歪歪扭扭地伸向远方。我循着脚印前行,未走多远,海浪轻涌,便将痕迹悉数抹去。我索性脱鞋提在手中,让脚掌直接接触细沙。午后的阳光将表层沙粒晒得温热,再往下探,凉意便从脚心蔓延而上,心神瞬间清朗了许多。

我寻了一块被海水冲刷得光滑的礁石静坐。浪涛平缓,一波波涌上岸滩,又徐徐退去,声响低沉温润,自有安稳韵律,不疾不徐,仿佛天地万物,本该就该这般从容。

身旁有孩童堆砌沙堡,其父蹲在一旁静静守候。孩童格外认真,以小铲将沙土拍实,又拾来几枚贝壳嵌在沙堡边缘。一阵浪涛漫上,冲塌了沙堡一角。孩童怔了片刻,并未哭闹,只低头重新修葺。其父始终默然注视,未曾言语。我在一旁观望着,忽然发觉,成人能从孩童身上习得的道理,远比想象中更多。

夕阳沉落得极快。天边云霞先被染作绯红,转而晕成淡紫,最终沉入一片灰蓝暮色。海面船只灯火点点,随波轻摇,宛若有人提灯缓步而行。晚风渐凉,我拉好外套拉链,却依旧不舍离去。

不久潮水上涨,我所坐的礁石四周渐被海水漫过,只得起身返程。回首望去,大海已融入夜色,唯有浪尖翻着白光。远处传来一声悠长汽笛,余韵绵长,宛如一声轻叹。

回到公交站等候车辆,路灯将我的身影拉得修长。裤脚半湿,鞋中灌进不少细沙,行走时沙沙作响。我并未倒出那些沙粒,就让它留在鞋中,算作大海赠予我的,一缕温柔念想。

锦里诗苑

新版石头记(组诗)

黄世海(四川)

象形石

是风是雨,还是流水
把一块石头的筋脉,提炼成一幅山水、一幅字画
或者像一个写诗的人

石头上的纹路,有的棱角分明
有的翩翩起舞,有的让人一见倾心,从多个角度还原人间的本来面目

石头始终不言不语
流芳百世也好,了却人愿也罢
一切都由人心所想

唯有一种认可,除了想象
还是想象。只有命名才是创造
才是石头的新生
纹路,涂改不了自己的命运

我曾捡回过多块石头
它们在我家,各种纹路跌跌撞撞
与我的想象一起,聊天、喝酒、写诗
更多的时候,是在睡觉

长江石

遇上石头是后来的事
不是因踏石留了痕,也不是生长在长江边,不知不觉与石头结了解之缘

长江的浪花急,漩涡更急更深
石头上的图纹像浪花
也像漩涡,更像岸上的鸟鸣
被风吹散的铃声

鱼翔浅底
或蜻蜓点水——在石头的表情上
能找到的,不止是联想

石头还是石头。而上面的纹路
比长江的浪花更有韧性
或许,自己就是江里的一块石头
只是被岁月磨出了新的身世

沱江鹅卵石

欣赏此刻的沱江,把一块石头
打磨得如此圆润
像远古走来的一位老人
坐在河边,欣赏自己的倒影

鹅卵石不是过客
数不清的纹路在脸上裹了
一圈又一圈。失去了棱角的日子
便在江边吹一吹远道而来的风

这悲壮或悲悯的,无处不在的凡情
以优雅的身姿释放,一朵浪花
从头上滑过,又归于平静

像我这一生,尝尽了
岁月,百折不回的翻滚
以及未来还要面临的风雨

兴文石海

我是从海里来的,是曾经的汹涌
凝聚成石头,排列
在我的眼前

我是从大地上来的,石头上的豹纹
那么多,那么深。像极了
我的筋脉

走进石海,我眼花了
万千群羊正在下山,潮水般奔来
绵延不绝,那是石头
在大地上,又活了过来

它们朝着一个方向,像是在一起奔跑
伸向天空。而石缝里的天籁
如同尘世的回声

虽然,我来迟了些,未能与群羊为伍
所以不叫石海,而叫世海
也在这里无限辽阔
舞动自己的波澜

石头的灵魂

有的石头,天生就带有纹路
像一个字,一个人影
有的石头,空无一物
一经打磨,刻上文字

便有了魂

我在长江边拾起几块石头
一块似水、一块似火、一块如冰
还有一块,像一朵浪花
它们聚在一起
像一弯打撈上岸的月亮

我把它们砌进墙里,便坚不可摧
置于书房,自端庄清雅
若将它们放回大海
我想,它们定会掀动涛声
或是波澜壮阔

春天是一个温床

齐凤艳(辽宁)

我的目光和晨曦一起拂过
三月二十六日、一朵云
以及鸟鸣的润泽,柳条轻翠地微笑
它们眼神中愉悦的痕迹
如过几日卵石上蜗牛的足印
都是风喜欢收集之物

你短信中的话甜蜜,醉人处
九个蕾和数片花瓣儿
羞赧于溪中照镜,水微漾了一下
“要在永远的途中,用心灵作
宁静的休憩。”而春天是一个温床
滋生想念,一片又一片的草原

巴山“藏蓝”(外一首)

李新苗(四川)

星火落进川陕岩层
一缕红色种子,缓缓生长
万源旧垒的风还在回响
硝烟凝成山河记忆
一身藏蓝便接过滚烫的光

风霜漫过巡守的长路
警旗猎猎,截开大巴山的苍茫
目光沉敛如石
严护每一寸土地

盛夏的烈日炙烤山野
他们便化作清风,护人间烟火
危难猝然颠簸晨昏
他们便筑起城墙,守人间晴朗
警鸣穿巷、越岭、掠过丘壑
奔赴里,与暗夜的黑影默默相搏
誓言不挂在唇间,早已熔入骨血

青春以奉献为底色
在山海里挑战风雨与坎坷
步履所向,从来不曾犹疑退缩
一身藏蓝作盾,一腔热血为火
与巴山对峙,换来故土安澜无恙
此生奔赴初心,从未有过半分消磨

“藏蓝”映山川

四月开江,柔风衔着细雨
春色酒染群峰,绿意漫过塘溪
春风拂遍川东山野
一抹藏蓝,行走在晨昏的诗意里

脚步踏过山野的纹路
抚平岁月留在大地的浅伤
脊梁凝着群山的硬朗
踏岭涉川,一身风雨浸染襟襟
心底自有星光,澄澈明亮

甘于沉寂,不恋喧嚣荣光
扎根故土,默默守望岁月
眉间藏着对家人的牵念与愧疚
却将一腔赤诚,托付街巷与田畦
把深情融进脚下山河
一寸丹心点亮万家灯火
一枚警徽辉映朝暮晨昏、山高水长

经年相守故土
初心如磐石静默不移
护得山河清秀,人间烟火温暖
藏蓝身影,年年相伴山河无恙

念想

王远霖(海南)

从你的眼里望去
群山依偎着悠长岁月
挺起古老沉默的脊梁
阳光落在斑驳的洞口
尘埃化作轻蝶在流年里翩跹
游子穿过朦胧尘烟
手紧握念想
携着风霜与雨露
喂饱一整个春天
也滋养出玫瑰

虚惊一场

曹佳玮(上海)

周日下午,A医院突然打来电话。工作人员语气急促,只告知母亲需下周一前往胸外科复诊,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放下听筒,母亲脸色瞬间发白。我连忙追问,她才缓缓道出隐情:原来她心脏旁的主动脉上有一处微小凸起,此前一直稳定在手术临界值内,她便没放在心上,也不愿细说,怕影响我工作。可这次医院的影像报告提示,主动脉上疑似新增了一处血管瘤——母亲一听便慌了神,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能让父亲知道,免得他忧心。

“去B医院吧,心外科是他们的强项。特意来电提醒,想必情况不容大意,早检查早安心。”我宽慰着母亲。她点点头,戴上老花镜,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笨拙地操作着。她本就不擅长预约挂号,此刻一急,额角竟渗出细密的汗珠。我连忙接过手机,帮她挂了王医生的号。那一晚,母亲辗转难眠,起夜数次。我知道,她心里压着一块巨石。

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便陪着母亲赶到医院。候诊区早已坐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气息。我们按序排队,好不容易等到叫号,诊室里却迟迟不见王医生的身影。护士匆匆赶来解释:“王医生一早接到紧急手术通知,目前仍在手术室,请大家稍作等候。”

母亲坐在候诊椅上,双手紧紧攥着病历本,一会儿抬头望向诊室门口的显示屏,一会儿又拿起保温杯抿一口热水。她平日里并不爱喝水,那天却频频举杯,我看得出来,她内心极度紧张。

候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护士一边维持秩序,一边耐心安抚:“请大家放心,王医生说了,今天挂了号的病人,就算加班加点,也一定会全部看完,绝不让各位白跑一趟。”

转眼到了午饭时间,我去买了餐食递给母亲,她却摇了摇头,说没有胃口,让我自己先吃。我明白,她此刻心心念念的,不是吃饭,而是那份悬而未决的诊断结果。

片刻后,母亲的手机突然响起,她却半天没有反应。我一看屏幕,是父亲打来的,母亲这才回过神,强作镇定地说:“我和佳佳在外面吃饭,很快就回去了。”

下午四点半,诊室门口终于有了动静。满脸疲惫的王医生快步走来,身后跟着四位助手。护士立刻向大家转达:“抱歉让各位久等了,现在按号就诊,一个个赞。”

走进诊室,母亲紧张地将影像报告递给助手。对方当即调出她手机里的动态影像,仔细查看片刻后,对王医生说:“王教授,这看起来是主动脉窦,并非血管瘤。”

王医生接过手机,眉头微皱,认真审视后问道:“之前的片子有吗?对比一下,看看是否为原有结构。”母亲连忙找出上一次的动态影像。另一位助手逐帧对比后,肯定地说:“王教授,之前的片子里就有这个结构,确实是窦。”

王医生怕母亲听不真切,特意微微俯身,语速放缓,语气温和:“阿姨,您放心,这不是血管瘤,是正常的主动脉窦,之前的检查就已经存在,不需要手术,今后每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母亲听完,紧绷的肩膀瞬间松弛下来,连连道谢:“太感谢您了,王医生!我昨晚一整晚都没睡好,就怕要开刀手术。”走出诊室,她仍不住地感慨:“这次真是万幸!你工作那么忙,我要是住院手术,肯定耽误你不少事。你爸身体又不好,真要他来照顾,只怕他先倒下了……”我望着母亲,忽然发现,她的鬓角,似乎又添了几许白发。

深夜,我翻开手机日历,把下周能推掉的事一一划去,又在周末的日程里写下:陪爸妈去公园散步,带他们去新开的餐厅尝尝鲜……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202期